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  
第五回 窮人說舊話字字傷情 富家迎新生般般引淚

題辭：

回首當初上畫樓，閒窗春色滿簾鉤。於今風雨一天愁。狠把嬌姿付流水，追思有恨鎖眉頭。逢人唯有淚珠流。

右調《浣溪沙》

且說燕娘自丈夫出門買酒、糴米，去了半日不見回來，看雪兒愈加緊大，自己孤孤單單，心中悽慘。想起昔年爹娘遺嫁之時，滿房紅綠，即在丈夫家中，也是錢米盈餘。指望生子承家，不料孤單苦楚，一至於此。當初若收得一女，今日也可相依，不覺傷心痛切，哀哀地墮下淚來。

宮芳醉醺醺走到房中，見燕娘哭泣，即撫燕娘之背勸道：「哭泣無益，且煮起飯來吃了。今天我虧得遇著好人，請我吃了酒飯，又送我柴米。我已飽了。」燕娘收了眼淚，到灶間燒煮，問道：「你遇著哪個好人，請你吃酒，又送你柴米？」

宮芳把自己跌到雪中，鮑良來扶，留到店中飲酒，梅翰林將他女兒做小姐之事，細細照依鮑良口角說了一遍。燕娘道：「這等，我們倒學他不及。看起來，我們的有子，與梅翰林的有子，不如鮑良的有女。就如我林家姐姐，連肩三女，我昔年怪她收養，如今三個女婿俱是秀才；三個女兒，俱十分孝順。我昔年怪他娶妾，如今妾生的外甥，聰明篤學，可成大事的。」

宮芳接口道：「我聽見有人說：『林鼎外甥目今有府考上道過了。』他從的先生，是我們當初不合而去的金重先生，又通又嚴，請到今，再不改換。」燕娘接口道：「我昔年怪先生打罵宮榜，如今恨不得反宮榜的肉兒咬他幾口才快心。」

宮芳又接口道：「我記得昔年拿周的時節，我們的敗子拿了紗帽、圓領，林家外甥拿了筆墨、印子。此時眾親人人稱贊我們，獨有我家的惡姐夫提破。不料，如今我們的敗子做了大淨，帶了戲場中紗帽，林外甥竟然翰墨精通了。」燕娘道：「前邊事體，說也傷心，不必說罷。」

只見天色已暝，飯也熟了。喜得外邊雪亮映來，夫婦乘亮吃了些飯，收拾了上牀。燕娘說起前邊第四胎的女兒：「叫周才拋撇城外，只怕有人收養也不可。日後看見周才，可細細問他，也討個下落。」宮芳道：「這點孩兒，天寒夜冷，精赤了丟著，必然是餓死、凍死了。待我日後也問問，看是怎樣了。」

次早雪住，天色晴霽。二人還未起牀，聽見有人敲門，宮芳穿衣起來，開門看時，原來是林家的嫂子，肩了三斗米，手中拿了一包衣服，進門放下。燕娘忙忙起來，說道：「這等雪天，為何勞你到此？」

嫂子道：「我家小相公昨已報了人泮，是第一名。三個姑娘俱回來在家，說起姨娘這邊窮苦，遇此大雪，不知如何過度。故此這三斗米是錦雲姑娘送來的，這三錢銀子是彩雲姑娘送來的，這五百錢是奇雲姑娘送來的。鳳老娘請姨娘今日到我那邊，與三個姑娘會會，少刻有轎子來。這幾件衣服，是鳳老娘叫姨娘穿了上轎的。姨娘可梳洗起來，轎子就要到哩。」燕娘道：「你看我這般窮形，如何可到得你那邊？你可去回復鳳老娘，我是不去的。」

嫂子聽說，恐怕燕娘當真不去，轎子空來空往，就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衣服且放在這邊，我且去與鳳老娘說知，憑她裁奪。」即轉身到家回覆。鳳娘道：「你可回了轎子去，定要她來。」嫂子道：「她不肯來怎處？」錦雲、彩雲、奇支一齊說道：「我們捉也要捉她來。」

三姐妹各差一個丫頭，鳳娘也添差一個丫頭，同嫂子五人隨著轎子來到宮家。嫂子道：「鳳老娘定要接姨娘過去，轎子已在外了。這是錦雲姑娘差來的阿姐，這是彩雲姑娘差來的阿姐，這是奇雲姑娘差來的阿姐，這是我鳳老娘添差來的阿姐，叫我們五人捉也要捉姨娘上轎去的。」宮芳道：「既然姨娘與甥女苦苦來接，可去走一遭兒。」

燕娘只得梳洗，內邊一身破衣，外面穿了鳳娘的衫裙，上轎到了林家。鳳娘與三個女兒俱來迎接。燕娘羞羞澀澀的下了轎，到內廳，一家男女俱見了禮。鳳娘引燕娘進內，到女兒房中坐下。先要茶，後酒飯，自不消說。

住了幾日，這些外甥女日日講笑話，唱心歌，茶水周旋，吃用豐盛，如在仙宮一般。燕娘也覺忘了苦楚。只是夜間上牀睡臥不著，思量貧富相形，苦樂不同，倒不掛念兒子，簇新思量那四個溺死的女兒，追悔痛切，每每枕邊淚如雨濕。

又過了數日，閩縣縣主擇於十二月十五日迎送新生入學。林蘭教鳳娘留姨娘在此，待外甥迎學過了回去，鳳娘與三女自然苦留。不在話下。

說那宮芳自燕娘上轎去後，在家沒興，自己思量與鮑良談談心事。鎖上了門，踱到巷口，望見鮑良賣腐興頭。立了半刻，見賣完了，然後進巷到店，對鮑良、鮑婆作揖致謝。鮑良歡喜道：「我在下獨自飲酒，十分沒興。難得宮相公又來光顧，再酌一壺兒滌滌寒氣。」內邊還剩酒，鮑婆兒忙忙熱酒煮腐，比昨日加倍慇懃。

原來，昨日宮芳別後，鮑良即與婆子私說：「抱桂娥之時，即與宮芳所棄之女年月日時，並河邊所在，分毫不差，難道再有第二家是這樣湊巧？這女分明是他的。」故此今日加倍慇懃。

半晌時，排過酒肴。吃了三杯、兩盞，只見有一個瘦子裡邊開門出來，肩了二斗米，提了一吊錢，走進店門。宮芳抬頭一看，是周才的娘子，叫一聲道：「周嫂，你一向在何處？今來此做恁的？」

瘦子放下了米，也抬頭一看道：「原來是宮大爺，為何在此？」鮑良接了瘦子的錢道：「你們原來是相熟的。」叫：「周嫂，你坐坐。」周嫂道：「這是我的舊家主，我不敢坐。」隨即問道：「大娘與小官近日可好麼？」

宮芳搖頭道：「不要說起我那不肖的敗子！你是曉得的，竟把我家資敗盡，不知漂流何處去了？如今我與大娘好不窮苦！」問：「你為何在此？」周嫂道：「自從昔年離了大爺、大娘，我夫婦二人投入梅老爺府中。」便低低說道：「如今梅老爺的公子相公，也是這般傷敗，老爺與夫人好不歎氣。喜的是小姐溫柔孝順，故此老爺與夫人略覺寬心。我想大爺與大娘昔年收了一女便好。」

說到此處，宮芳就記得燕娘教問周才的話頭，即問道：「我十六年前二月初二丑時所生的女，叫周才抱到城外撇卻。如今要問他放的時節，還是死了，還是活的。若是活的，恐或有人抱養。大娘簇新記念，要問周才下落。」周嫂道：「總是此女有人收養，問周才也無益，何處稽查？」

一面說，一面低頭思想，轉身出外；將手一招，招宮芳到巷中深處，輕輕說道：「裡邊的小姐，面貌聲音與宮大娘宛然一般。又聞得小姐年庚十六歲，也是二月初二丑時所生，又聽見丫鬢們私說小姐是這豆腐店鮑阿哥的女兒，故此夫人、小姐常常有錢米、肉酒拿出來看顧他。我想鮑家夫婦的嘴臉，哪裡生得這樣女兒出來？我疑心必有緣故。」

把宮芳的心腸說得火滾的熱，便道：「你可悄悄問問鮑婆，是抱來的，是親生的？」周嫂道：「這使不得。這是老爺體面，一字揚聲不得的。我們送錢、送米，都是只作不知，倘若鮑婆到老爺裡邊訴我小婦人多嘴，豈不討一場打罵？」宮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待我又處。」

同到鮑良店前，周嫂進去了，鮑良仍邀宮芳坐下，問道：「適才周嫂與宮相公說什言語？」宮芳道：「說內邊小姐與房下面貌聲音一般相像，年庚八字，與當初撇棄的小女一些不差，因我方問她，故此招我去說說。她還不知小姐即是令愛哩！」

鮑良道：「諒來該知，只是為梅爺的體面，不敢揚聲。」宮芳道：「便是。」鮑良又說些生意的話。宮芳道：「令愛梅小姐教仁兄棄了腐店，甚是有理。仁兄棄了，小弟來頂了，何如？」鮑良道：「目下棄了此店，別無生意可做。況且離遠此地，與小女音信難通。如今府中送些柴米，人但曉是買豆腐的，倘若棄此賤業，難以往來。小女總要照顧在下，反為不便。況且宮相公暫時落

泊，有許多富貴親朋，這賤業如何做得？」

宮芳道：「富貴親朋與我何干？我昨日雪中買酒，走過朋友門前，他遠遠看見我，都縮進去了。要如鮑兄這樣雪中扶起，竟同骨肉，能有幾人？」鮑良道：「自今以後，小人的腐店，就是宮相公的腐店，不必分得你我。」此後果然不時往來，如同瓜葛。

且說十一月十五知縣迎送秀才入學，林家著人齎帖接請宮芳。宮芳羞慚不去。但見林蘭家中好不鬧熱：

簷前搭一座彩亭，上寫著「青雲初步」；廳中掛一幀古畫，內描著月中丹桂。正門上堂聯古對，是「日高喬木喧靈鷲，雷動中天起臥龍」，盟社弟敬贈。兩楹間兩句佳詩，是「鶴鳴子和家聲遠，豹變文蔚國運昌」，學友弟拜題。其餘鼓樂盈門，外有綠旗耀目。

內邊三個甥女，邀了燕娘到簾子內，坐坐看看，見林姐夫同一位嚴師、三個女婿，俱穿帶衣巾，打點迎接林鼎，躑躑踴踴，談談笑笑。燕娘惹起愁腸，忍了眼淚，一溜到甥女房中，哭得嗚咽咽。三個甥女，也一齊進房，見姨娘如此，覺得無奈，去叫了母親來，一同羅列了，多方解勸，燕娘方才收淚。

傍午之時，聽見外邊簫鼓喧天，林外甥已迎回了。不一時，又聽見外邊笙簧細奏，是林外甥拜家堂，拜先生，拜父母，拜見各親鄰。三個甥女來請姨娘出到廳前，待外甥拜拜，燕娘又悲切起來，決決不肯出去。外甥只得走進房來，對姨娘倒拜下去。燕娘不覺開了愁顏，笑一笑，忙忙相扶道：「這等行禮，教我姨娘怎生消受？只作揖便是。」林鼎作了四揖，轉身出房。

燕娘眼見林外甥人材秀麗，舉動端嚴，生巾邊插著兩朵銀花，藍衫上披著一肩紅錦，暗暗歎羨。又冷眼瞧見林外甥言語之間，只與嫡母說話，再不與生母交談；又看見不論大小事情，都來問與嫡母，並不去問生母，暗想道：「昔年鳳姐姐曾與我說：『娶妾生子，不過借她一肚皮，丈夫是我的，兒子也是我的。』如今顯見得了。想我家敗子，是我親生的，倒反成空！」

午後，中堂有戲，外邊男客俱已接齊，宮姨夫不到。內邊女客也俱接齊，鳳娘同三個女兒到房中，請姨娘入席。燕娘又悲切起來，決決不肯出去。鳳娘只得另排一桌在房，叫三個女兒陪姨娘，自家在外陪客。那三姐妹見燕娘面帶愁容，定要姨娘擲色行令猜拳，弄得燕娘不由不快活。

到上燈時了，丫鬟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外邊戲文做到殺大淨了。」燕娘聽見，觸著自家的敗子是個大淨，又悲切起來，酒飯都不肯吃。三個甥女也只得收拾了。

又度幾日，是十二月二十了，甥婿家都來接妻子回去。燕娘送別時，三個甥女俱有銀錢留贈。燕娘也隨即要歸，鳳娘又有柴米送別。燕娘歸家，宮芳從鮑良店中剛回，看見柴米、錢銀，就如呂蒙正看見蛀空銀子一般歡喜。

燕娘進房，脫下了鳳娘的衫裙，露出一身破衣，又忙忙到馬子上撒了半日尿兒，對丈夫細述林家的事體。說甥女如此，如此，外甥如此，如此，林姐夫與鳳姐姐如此，如此。宮芳聽了，無非是欽羨林家，懊悔自己。

燕娘又問丈夫道：「你這幾時到何處去了？」宮芳也細述鮑家的事體。說梅翰林的夫人、小姐看顧鮑良如此，如此，遇見周才娘子，說梅小姐面貌與你相同，年庚與棄女相合，如此，如此。

燕娘聽了，也疑梅小姐是自家女兒，好難稽查。此時宮芳夫婦因有桂娥暗中一脈相聯，漸有回生之意，有柴有米，度過了年。正是：

金屋茅簷隔九穹，那知親女一仙宮。

是非何處尋消息，情自濃濃意自忡。

且說林蘭屢欲為林鼎聘親，說了幾家，低的是林家不喜，高的又道：「林鼎是庶生之子，不肯聯姻。」只因林鼎是閩縣批首，文宗批准進場。林鼎對父母道：「有心待鄉試過了聘親未遲。」

時光易度，到了八月，進場已過，林鼎鄉榜有名，中了舉人。此時有幾個宦家說親，林鼎又道：「有心待會試過了聘親未晚。」一心進京會試。

到了二月，進場已過，林鼎會榜有名，又中了進士。三月殿試，殿在三甲第十名，吏部觀政，隨即上本，告假婚娶。欽賜馳驛還鄉。京報人報到，合郡稱揚。正是：

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。

分明有個朝天路，何事男兒不讀書？

且看林鼎告假完姻，欽賜馳■，這般鬧熱，不知娶著誰家的小姐？下回自有分解。